

近现代上海纺织史料研究集成书系

经纬春秋·人物篇 蒋昌宁 主编

荣宗敬传

徐鸣 尚坊伯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 经纬春秋·人物篇 |

蒋昌宁◎主编

荣宗敬传

徐鸣 尚坊伯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宗敬传 / 徐鸣, 尚坊伯著.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669-0861-2

I. ①荣… II. ①徐… ②尚… III. ①荣宗敬(1873~1938)—传记 IV.
①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4064 号

责任编辑 徐建红

装帧设计 风信子

经纬春秋·人物篇

荣宗敬传

徐鸣 尚坊伯 著

出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1882 号 邮编: 200051)

本社网址: <http://www.dhupress.net>

营销中心: 021-62193056 62373056 62379558

电子邮箱: 425055486@qq.com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38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9-0861-2 / K·012

定价: 78.00 元

| 经纬春秋·人物篇 |

蒋昌宁◎主编

荣宗敬传

徐鸣 尚坊伯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宗敬传 / 徐鸣, 尚坊伯著.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669-0861-2

I. ①荣… II. ①徐… ②尚… III. ①荣宗敬(1873~1938)—传记 IV.

①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4064 号

责任编辑 徐建红

装帧设计 风信子

经纬春秋·人物篇

荣宗敬传

徐鸣 尚坊伯 著

出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1882 号 邮编: 200051)

本社网址: <http://www.dhupress.net>

营销中心: 021-62193056 62373056 62379558

电子邮箱: 425055486@qq.com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38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9-0861-2 / K · 012

定价: 78.00 元



荣宗敬像

“经纬春秋”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蒋昌宁

副主编：贾一亮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王 雯 许文钰 严 立 陆 益 赵 磊
徐 鸣 贾一亮 谈敏华 葛 军 蒋昌宁

序

1902年3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集资3.9万两白银，在无锡西门外开了第一家面粉厂，由此开创了荣氏家族的百年事业，开创了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工业史、经济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之一。他们先后创办21家棉纺织和面粉企业，为自己赢得了“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的美誉。鼎盛时期的荣氏兄弟，坐拥中国面粉和纺织业的半壁江山。而作为民生物资的面粉与纺织在当时可谓是立国之重，所以荣宗敬曾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这样的气魄，在过去百年的中国企业史上都不多见；如荣氏家族这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民营企业集团亦属罕见。就连毛泽东先生也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上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这一方面得益于荣氏兄弟及其族人杰出的企业经营策略、能力和思想，最终将家族企业发展成为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民族企业集团；更重要的原因，大概确如吴晓波先生所言，是穿越百年战火硝烟、浮华与覆灭时代的“荣家精神”使然。

荣宗敬，荣氏企业缔造者之一，正是这种“荣家精神”的原点。作为家中长子，他7岁进私塾，14岁一肩行李来到上海滩谋生计，19岁跑街承揽生意，从一介学徒做起，艰苦备尝。他既有魄力又具胆识，勤奋诚恳、雷厉风行，并且领导能力极强，善于“育己育人”。不但在人才管理、利用、培养方面具有独特的见解，还主张“实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勇于实践。这在当时不光具有重要的爱国进步意义，还让工人阶级队伍随之壮大，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蚀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即使最终由于不愿屈服于日本侵略者强加于其的所谓商会主席而病逝于香港，在临终时，他仍不忘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后辈，体现了一代商业巨子的民族气节与拳拳之心。

在荣家百年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重大历史危机，每每差点倾覆，最终却因为始终秉持着“荣家精神”，在困顿之中，依托着对国家、对民族和对实业的热诚，奇迹般的重塑一个时代的荣光。除了兴办实业，荣氏家族在我国的金融、农业、教育、市政、旅游、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荣氏家族的百年传奇史，值得当今的人们学习和反思。这本书以传记小说的形式，通过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实业家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商战谋略，反映了他一生为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做出的业绩和贡献。这不仅对于研究荣氏家族及荣氏企业、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前发展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及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昌宁

2015年7月1日

引子

尽管“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硝烟才散尽，但上海一直笼罩着战争阴影，租界瞬间变成“孤岛”，一点不太平。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正被租界当局平白无故关押在胶州路孤军营内。而与之隔开两条马路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靠近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地方，也不时游动着几个形迹可疑分子，一直偷窥监视120号（今186号）那栋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乳白色花园豪宅里传出的任何动静。

1938年1月4日深夜滴水成冰，凛冽的西北风沿着西摩路一路呼啸刮来，刺人骨髓，几个监视的狗特务冷得浑身哆嗦不知躲在哪个角落里取暖，街上已杳无人迹，仅有昏暗的路灯悬挂在电线杆顶端有气无力地一闪一闪。月黑风高往往最容易有事，果不其然，只见一辆挂着英商“通和洋行”牌照的小轿车借着夜幕借着风吼悄无声息停靠在120号附近梧桐树下暗影里。与此同时，豪宅三楼落地窗帘轻轻晃动了两下，不久豪宅西面两扇小铁门轻轻拉开，从门缝里闪出数个年轻人，搀扶着一位老人，匆忙钻进小轿车，朝着黄浦江边码头急驶而去。

上海滩首富、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荣宗敬，就这样在英商通和洋行经理薛克和买办应舜卿的协助和陪同下，成功摆脱日伪的纠缠和盯梢，搭外轮秘密离沪赴港。

抗战初期，在中国内地大片国土沦丧、百业萧条的艰难时刻，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变得非同寻常。随着沦陷区扩大，颠沛流离的内地难民不断涌进暂时免受日军攻击的香港。据铁路和轮船部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香港人口增长近25万人。难民大量入境后，令香港本来就十分拥挤的住房雪上加霜。一年时间不到，香港所有房屋均告满员，典型的中式3层楼每层居住人数由原来18人拥挤到60余人。因为人口过度密集，居住环境变得恶劣，卫生条件迅速恶化，天花流行、霍乱爆发。为了救济难民，香港各家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香港原有一些慈善机构，如东华三院、露宿者保护协会、儿童保护协会、救世军等。“七七事变”后，香港又成立了许多赈济团体，包括：各界人士联手合作的有华人赈灾会、华商总会下辖的商赈会、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等；学生界有学生赈济会；妇女界有中国妇女兵灾会、妇女慰劳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妇女会、中国妇女

大同盟等。香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华人慈善机构东华三院为救助难民出力尤多。1938年初，香港政府委托东华三院收容无家可归和无友可投的难民，并租借前国家医院等几所建筑物供收容之用。东华三院还先后资遣万余名难民返回原籍，或转送广州难民所安置。由于该项目费用浩大，三院的财力不堪承受，不得不向政府请求援助。

因为中日战争遥遥无期，势不可挡的难民从海、陆两线给中国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带来极大冲击。但随难民潮而来香港的不少内地工商业者及其企业，为中国香港的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上海、武汉等内地一些工厂企业，被迫举厂迁移，除大部分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外，还有相当数量南下。那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均有老板前往香港继续发展，其中以广东、上海居多。据权威部门统计，抗战爆发头两年，中国内地逃难到香港的人群中，拥有100万元以上财产的计500多人；拥有1000万元以上财产的计30人；拥有亿元以上的计3人。这些老板的资产部分投入了香港工商业，另有一些则将整座工厂搬迁来港经营。自内地迁港的企业基本集中于几种行业：（一）织染业。内地迁港复业及新增设的工厂，大小不下百家。规模较大的有泰盛染织厂、中昌布厂、三星织业厂、华艺丝织厂、华人织绸厂、美亚织绸厂和西南布厂等。该行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二）纽扣、手帕及内衣业。上海大中工业社在香港设立了分厂，除制造各种精美优质纽扣外，还生产缝纫钢针，其产品远销南洋及欧美。（三）食品调味业。久负盛名的上海天厨味精厂在日军战火中毁于一旦。该厂于1938年来香港开设分厂，生产得以继续。（四）电器业。由于缺乏科学人才和巨额资本，香港本地的电器制造业向来薄弱。上海灿华公司、湖北中华无线电社赴港发展后，其生产的移动发电机、手摇机、电动发电机以及各种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等填补了香港工业的空白。（五）文化出版业。“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遭日军飞机轰炸，该馆即于1933年在香港北角另建分厂，生意颇为兴隆。及至抗战全面爆发，中华书局也来香港设厂，出版多种书籍。

抗战爆发后内地企业和资金流入香港，从短期效应观察，双方各有收获、彼此得益：对内地迁港企业来讲，其资产藉此得以在战乱中幸存，加之充分利用当时香港因难民涌入人口激增而出现的廉价劳动力，经营状况良好；对香港则由于内地企业参与本地的经济活动，使得香港经济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再从长期效应分析，内地企业迁港经营对香港的工业产生深远影响，加快了香港工业化的进程，为20世纪50年代起飞的香港工业化起到承前启后作用。

在内地沿海遭到日军封锁之后，香港作为沟通中外桥梁的作用更加明显。宋庆龄于1937年11月2日自上海移居香港，就是要在香港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支援国内长期抗战。1937年岁末，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并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援助，中

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周恩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香港总督：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得到海外华侨的热爱和支持，纷纷捐助钱物，有大批药品、汽车等物资滞留在香港无人接收。所以，八路军、新四军需派人前去管理。中共还表示不公开挂牌，以便不影响港英当局的中立地位。英国方面接收了这一请求。1938年1月，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办事处代表赴港正式工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了交通和机要人员外，均来自香港和广州的中共组织。办事处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其首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办事处通过廖承志的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将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受汇款的地点，海外华侨便可以把捐款直接汇交华比银行再转给廖承志。香港同胞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救援物资，大部分也由办事处设法转送。

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联络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办事处向华侨们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信息，并协助多批华侨回国服务团回祖国效力。

抗战初期，香港民众自始至终热心支援祖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入侵，展现出共赴国难的深厚情谊。香港同胞的支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持久不衰的物质援助。“七七事变”后，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在港如雨后春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开展各种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共募集2万余港元，其间两次全港学生3天节食活动，社会影响很大。二是组织回乡服务团，直接献身抗战。许多热血青年要求上前线打鬼子或者到敌后工作。

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抗战氛围中，轮船经过2天航行，荣宗敬抵达香港。当然，荣宗敬不是普通难民，他不愁没房住、没钱花。但当地气候与上海截然不同，潮湿暖和的气候以及清淡寡味的粤式饮食令荣宗敬一时难以适应。许多香港工商界和从沪上逃难至香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得知荣宗敬也安全到了香港，纷纷前来探望叙旧，又令荣宗敬疲于应付接待。外加荣宗敬在上海沦陷后，为了维护民族企业，为了保证茂新、福新和申新十几万职工生计，曾一度受蒙蔽参加过以上海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实际上由日军在幕后操纵的“上海市民协会”活动，社会上蜚语不断，导致荣宗敬心火郁结、伤心悔恨。他尤其放心不下丢在上海和无锡的那一大批亲手创办的荣氏企业，更痛感日寇侵略国破家亡，花花世界的香港没有一样使荣宗敬顺眼。他终日寝食不安、以泪洗面、借酒消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刚治愈的脑溢血由于酒精过度不幸复发。2月9日，肺部又遭感染，高烧不退。接二连三的精神压力以及病魔摧残，彻底击垮了荣宗敬，他连平时最喜欢吃的小汤圆都咽不下去。翌日傍晚时分，因医治无效荣宗敬在香港养和医院溘然长世，享年66岁。弥留之际，他气微喘急，喃喃叮嘱守候在病床边的儿子荣鸿三、荣鸿庆，侄儿荣伟仁、侄女荣漱仁等荣氏小辈一定要坚持“实业救国”理念：“荣家的那些厂子来之不易，千万千万别落到日本

人手中。我死后，荣氏事业由你德叔主持。你们都得听他的话。好自为之、善自为之。”

一想起阿弟荣德生，手足同胞之情竟让荣宗敬干枯深陷、行将闭上的双眼猛地迸发出惊人光芒，49年前（即1889年）同阿弟一起在上海永安街（今金华路）钱庄学生意的场景又历历在目活灵活现……

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俩相差两岁，小时候家境清寒都没机会进正规学堂。但不识字岂不成了睁眼瞎，毕竟荣家祖上出身名门望族，其远祖第一世乃山东汶上人、孔子七十二门徒之一的荣旂，即荣子祺；近祖第一世系宋真宗时济州任城人进士荣諲，即荣仲思。明正统初年，荣氏近祖第十四世荣清，即荣水濂，尽管生在官宦人家，却不愿做官，与友人结伴外出游山玩水，从湖北溯江而下，经金陵（今南京）来到无锡，登上惠山远眺太湖。民间传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时，一棒放肆打落玉帝送给王母娘娘的聚宝银盆，掉在地上化作一湖。因为天湖自天而落，“天”字上面一“横”跌下变成地面一“点”，就叫“太湖”。此时太湖碧波荡漾，梁溪两岸葱绿葳蕤，到处山水如画。荣清深为太湖秀丽景色心动，便选择在无锡西郊惠泉山麓的长清里定居下来。荣清的三个儿子荣继先、荣承先和荣念先的居住地块分别叫“上荣”、“中荣”和“下荣”，通称为“荣巷”。起初，上荣、中荣和下荣仅仅是3个自然村落，荣清后人在此长期过着默默无闻的耕读生活。经过近500年繁衍生息，荣氏家族不断扩大，逐渐地荣巷3个自然村落连成一片，于是“荣巷”便取代了“长清里”这个古老的地名。

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是荣氏的第二十九世孙，属于“下荣”荣念先之后。荣宗敬祖父荣锡畴，起初在无锡的母亲河——梁溪河上靠摆渡为生，刚够温饱。颇具商业头脑的荣锡畴在摆渡的同时发现商机，顺便帮人夹带点货物。后来自己干起小商品批发，以补贴家用。一点点搞大，荣锡畴索性长途贩运，驾驶船只往来上海无锡两地，用无锡特产换回上海日用品赚取差价。一来一去利润不大，却开启了荣氏家族商业运作之先，并为荣氏子孙培育了做生意基因。荣锡畴全家也因跑单帮家境小康。

1851年洪秀全起义，定都南京，使江南水乡成为太平军与清兵鏖战的战场。1860年春天，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各路人马10余万，再次攻破围困天京（今南京）数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并顺势向东打下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多处苏南地区。太平天国所据之地，按天王洪秀全旨意，先好言规劝当地男子一律“随营”，否则定斩不留。荣巷的男子老实巴交，只有听从。一年后，李秀成带部队攻打上海。作为长江下游最富裕的地方，太平军对上海这块大肥肉早就垂涎三尺。清兵不经打，太平军一路顺风，连克昆山、太仓、嘉

定、青浦和松江，上海告急。自全国各地跑路逃到上海避难的众多土豪如坐针毡，忍痛割肉拿出亮灿灿的黄金20万两当作报酬，请来李鸿章的1万名淮军，并武装了华尔的洋枪队。上海租界的洋人同样惊慌失措，筹募了8.6万两白银，以修筑加固上海的城防工事。沿租界四周部署了4千兵力，8艘英国战舰起锚协助联防上海。由于西方列强同清廷联手，上海城墙固若金汤，李秀成攻城损失很大。关键时刻，连老天爷也来帮太平军倒忙。1862年1月26日，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两天一夜，积雪深达76厘米。雪停之后温度骤降，至1月30日，气温已跌到摄氏零下12度，天寒地冻竟然长达20多天。《北华捷报》称此酷寒气候“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这场大雪对太平军来讲简直是次灾难，他们没有备足冬衣御寒，既突破不了上海业已增强的防线，又无力打碎堵塞河道的坚冰，动弹不得，只得灰溜溜地撤回苏州。1862年暮春，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主攻部队从安庆出发，经芜湖、秣陵关等长江北岸沿途重镇，朝下游挺进，趁太平军大本营兵力空虚，抢占了南京雨花台脚下的战略要地，扼长江江岸和南京南大门之咽喉。洪秀全急令各地太平军回援。李秀成集结了20万人马回师天京，在苏南一带与曾国荃的湘军大战40多天，厮杀的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太平天国处境险恶，但苏南一带的老百姓更悲剧。一年多来战火纷飞，百姓也因此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荒凉景象随处可见。几乎没有一间农舍是完整的，或被烧掉一角，或被拆了门板房梁去修工事。那些被用作部队短期营地的村镇，男子被双方军队强行征用，妇女则被掳走，只残留几个老人与炮弹壳、白森森的尸骨间杂相伴。野狗在残垣间窜来窜去觅食，浮在河浜上的腐尸横七竖八，谁看到谁都直想呕吐。遭洗劫的村镇连绵十里不绝，老百姓顶多睡在简陋的草房或芦苇棚里。一些正在苏南地区旅行的外国传教士在逃难途中遇到不少村民，脸上刺着“太平天国”4个字，表明这些人是从战场上溜走的，又被太平军军官抓住，用此暴力方式警告不要再开小差。甚至太平军害怕苏南一带的男子会协助湘军攻打他们，先下手为强，残忍地砍死了许多当地手无寸铁的男子。当年荣巷全镇的男人几乎无人幸免。荣锡畴的父亲、母亲、2个兄弟、3个儿子包括他本人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荣锡畴家老二荣熙泰1根独苗。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在太平军攻进无锡城的前1个月，荣熙泰由父亲托人介绍去上海一家铁器工场当学徒，幸而躲过一劫，不然恐怕没有后来叱咤上海滩、闻名海内外的荣家俩兄弟。

待太平军撤走，荣熙泰才敢回荣巷，已是举目无亲、孑然一身。变卖家产料理完后事，家里除了2间黑咕隆咚的旧屋和10余亩田地，一无所有。年仅14岁的荣熙泰穷途末路，只有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远方，决定外出打工谋生。他先去浙江乌镇一家冶炼工场做账房，1863年又随太湖水师提督（相当于今天的海军司令）王青山来到广东，投奔族叔荣俊

业。荣俊业担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营务处幕僚（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秘书），把荣熙泰推荐给广东磨刀口厘金局（相当于今天的税务局）总办（相当于今天的局长）、苏州人朱仲甫，在朱局长的手下人任厘卡师爷（相当于今天税务局专管账务的会计）。勤勤恳恳做了数十年，手上有了一笔积蓄，荣熙泰返回老家娶无锡山北石巷农家之女石氏为妻，育两子两女。这两个儿子，即日后大名鼎鼎的荣宗敬和荣德生。

二

阿大荣宗敬7岁时，母亲石氏从嘴边省下粮食供他上私塾，师从武进人殷省甫，学习《论语》《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本，懂得了不少做人道理。因父亲荣熙泰常年为一家人生计在广东奔波，童年时代受母亲石氏影响较大。贤惠勤劳的石氏自嫁到荣家，植桑养蚕、纺织缝制、养育儿女、侍奉长辈、节俭仁慈，得到邻里乡亲的赞许。在母亲言传身教下，荣宗敬念书时聪颖好学，颇得殷老师器重；放学后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和农活，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

跟阿大荣宗敬精明能干、眉清目秀完全不同，阿二荣德生开化晚，4岁才张口，一副呆样，家里人和邻居都说这孩子像根木头，给他起了个绰号“二木头”。其实荣德生并不傻，只是一脸憨厚而已。

尽管阿哥私塾放学回家后会教阿弟读些课堂上学到的《千字文》《百家姓》等，但石氏觉得不能亏待阿二，还是应该去私塾念书。为此，母亲决定用一顿非同寻常的晚餐来测试一下阿二是否真的大器晚成？同时她更想看看相书上所讲生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阿大将来大有作为是否灵验？

于是，一天晚上，一家5口人，外婆戈氏、母亲石氏、兄弟俩和4岁的大妹，其乐融融团团围坐在桌旁。

晚饭按惯例主食喝稀饭，佐以咸菜炒毛豆和腌萝卜干。可那晚特殊，石氏破例多加了一道小菜——焐蚕豆。该蚕豆乃无锡当地著名的惠山蚕豆，又糯又嫩，是石氏娘家人刚从地里摘下托人捎来的，碧绿生青有机食品，还带有一股泥土的清香。平时焐蚕豆仅仅撒点盐花葱花，这次石氏特地叮嘱戈氏放入八角、桂皮、香叶等作料，把蚕豆焐得香气扑鼻，足以吊起孩子们的胃口。

五香蚕豆十分入味，兄弟俩连声叫好吃，筷子似雨点不停地伸向碗里。女儿急了，生怕动作慢点焗蚕豆要没了，所以快点站起身来同两个哥哥抢。石氏用筷子将大妹刚夹起的蚕豆打落。女儿受不了母亲这么偏心，委屈得哭出声来。

石氏安抚大妹：“乖囡，哥哥们吃剩下全归你，总好了吧。”并一个劲地劝两个儿子多吃点。

兄弟俩抹抹小嘴巴，说吃饱了。石氏瞥一眼焗蚕豆，小粒蚕豆挑光，一颗颗大蚕豆仍留在碗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你俩为什么把大蚕豆全部剩下来？”

阿大回答：“给外婆和姆妈吃。”

阿二补充：“姆妈不是讲剩下的都给妹妹吃吗。”

这时石氏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盈眶。她紧紧地抱住两个儿子：“姆妈没有白疼你俩。老话讲哪户人家吃豆子，若剩下的全是大豆子，这户人家肯定会兴旺发达。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你们哥俩能成大事。我们荣家的将来有指望了。”

通过母亲的特殊“考试”，荣德生9岁那年，由母亲领着正式拜荣巷东邻族伯荣云璋为师。从此，兄弟俩白天手拉着手一起上私塾，夜间共同练毛笔，日子过得平淡充实。不过每当父亲从广东回荣巷省亲，兄弟俩定会兴奋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对父亲带回家的洋玩意比如自鸣钟、水果糖等，手不释“东”嘴不停“西”，对父亲讲述的各种有趣的、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百听不厌。父亲告诉兄弟俩那些洋玩意是在广州城里购买的。作为大清王朝最先对外开放、最先繁华的广州，闹市中心布满店铺，有钱庄、药行、医院、画店、绸缎行、杂货店，还有经销西方进口的生活用品商店。店内陈列着各种舶来品如洋玻璃灯、地毯、自动玩具、机械钟表、西洋镜、铜版画等，五颜六色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街上华人、洋人摩肩擦踵，语言迥异。广州城西门外的十三行街区，一排排面朝珠江而建的外国商馆充满异域风情。洋馆拱门廊柱式建筑布置豪华、待客奢侈。英国商馆内设有图书馆、礼拜堂和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厅里竖着一座广州最大的自鸣钟。更令荣熙泰瞠目结舌的是广州珠江南岸海幢寺西侧的潘家祠堂和伍家花园。在广州的洋商曾经视受邀前往潘家祠堂赴宴是一种宠遇。用1860年一个游览过潘家祠堂的法国人的话语形容：“该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要大，整个建筑群包括30多组建筑物，相互之间以走廊连接，走廊立有圆柱和大理石铺的地面。仅一个剧场便能容纳百名演员演出。专供做佛事的宝塔九层高。花园里的各种珍禽异木连欧洲来的洋人都从未见过，光伺候花花草草的园丁仆役就有30人之多。房屋内家具陈设的富丽堂皇使客人有种来到罗马庞贝宫殿的感觉。”

潘家和伍家均属于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十三行就是广东官府、粤海关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公开招募、指定同来华洋船上的洋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的商家，与经营